

# 小说奖 第十八届百花文学奖

获奖作品集(上)

百花文学奖

见证文学的力量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《小说月报》

《小说月报·原创版》

编辑部 编

# 第十八届百花文学奖

小说奖

获奖作品集(上)

《小说月报·原创版》  
编辑部编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 
百花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第十八届百花文学奖·小说奖获奖作品集·上 / 《小说月报》《小说月报·原创版》编辑部编. -- 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19.11

ISBN 978-7-5306-7778-0

I. ①第… II. ①小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

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9)第 221954 号

### 第十八届百花文学奖·小说奖获奖作品集·上

DI-SHIBA JIE BAIHUA WENXUE JIANG  
XIAOSHUO JIANG HUOJIANG ZUOPIN JI SHANG

《小说月报》《小说月报·原创版》编辑部 编

编辑统筹:韩新枝 徐福伟

责任编辑:刘升盈 齐红霞 刘洁 张烁

装帧设计:任彦 内文设计:郭亚红

出版发行:百花文艺出版社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:300051

电话传真:+86-22-23332651 (发行部)

+86-22-23332656 (总编室)

+86-22-23332478 (邮购部)

主页:<http://www.baihuawenyi.com>

印刷:山东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787×1092 毫米 1/32

字数:720 千字

印张:30.25

版次:2019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次:201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98.00 元(全三册)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山东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联系调换

地址: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世纪大道 2366 号

电话:(0531)82079100

邮编:250104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小说奖获奖作品集

## 目 录

(上)

### 短篇小说

- [ 储福金 ] 棋语·搏杀 / 3
- [ 苏 童 ] 玛多娜生意 / 22
- [ 毕飞宇 ] 两瓶酒 / 40
- [ 蒋子龙 ] 暗夜 / 52
- [ 莫 言 ] 等待摩西 / 66
- [ 任晓雯 ] 换肾记 / 84
- [ 徐则臣 ] 兄弟 / 101
- [ 黄咏梅 ] 给猫留门 / 115
- [ 刘庆邦 ] 燕子衔泥到梅家 / 132
- [ 汤成难 ] 鸿雁 / 146



## 中篇小说

[ 孙 频 ] 光辉岁月 / 169

[ 张悦然 ] 大乔小乔 / 238

[ 房 伟 ] 猎舌师 / 284

### (中)

[ 杨少衡 ] 鱼类故事 / 315

[ 石一枫 ] 借命而生 / 375

[ 林 森 ] 海里岸上 / 539

[ 胡学文 ] 龙门 / 581

### (下)

[ 徐贵祥 ] 鲜花岭上鲜花开 / 643



[ 迟子建 ] 候鸟的勇敢 / 714

[ 张 欣 ] 黎曼猜想 / 829

### 长篇小说

[ 红 日 ] 文联主席的驻村笔记(存目)

[ 周建新 ] 王的背影(存目)

# 短篇小说

duanpianxiaoshuo



## 棋语·搏杀

○储福金

队里派彭星去挑泥炭，队长说是照顾知青。彭星在队里做不得全工，到泥炭工地上，干多干少都是一样的工分。彭星不想去，他知道挑泥炭和挑河工一样，都是要从越挖越深的河床里一担一担地挑上来。彭星下乡一年多了，依然一挑上担，脚下就像在走钢丝。彭星想来想去，是在痛苦上表现，还是避开痛苦？最后他决定跳开来搏一搏，去县城找那个围棋高手。

乡下没人会下围棋，彭星是听镇上卫老师提到这个围棋高手的，说是打败过许多外地来求战的棋手。

听说找下围棋的高手查淡，思古街上的人带着笑，指向一个小门面的饮食店。思古街是县街中心的一条支街，窄窄的街头上连着好多家的铺面。

彭星走在思古街上的感觉，仿佛走进了一条梦中的街路。街面上立着的都是高高低低的两层旧楼，木门木窗，飞檐之上是道道瓦楞。彭星想到了自己生长十多年的海城中的小巷仁义里。

饮食店门前放着一只烤烧饼的炉，炉上围着铁皮，炉下推着煤灰。

查淡坐在一张像是课桌似的收款桌边，桌面有点油乎乎的。他嘴里叼着一支烟，灰白的烟灰拖得长长的。

查淡一动不动地坐着，半抬眼看着彭星说：“你下棋？”

彭星听卫老师说过，查淡对下棋的人很热情，还招待吃饭住宿。这可是乡下吃饭定口粮、城里吃饭要粮票的年代。

“是。”彭星站在查淡面前，脸上浮着笑。

烟头在查淡嘴里含着，如贴在他的上嘴唇，说话时也不掉下。

“你下过多少盘棋？”

彭星说：“我看过吴清源的《白布局》与《黑布局》。”

查淡像是愣了一下，接着眨了几下眼，说：“棋还是要下出来的，实践出真知。”

“那就搏一下！”

“你跟我走吧。”查淡起身就走，没和任何人打招呼，好像上下班是他自己定的时间。这个年月里没有个体户，县城里的小商铺都是集体性质。

路上，查淡只顾自己往前走，嘴里说：“八县四城都有人找我下棋，一般找来的都是高手……我是要选人下的。因为你是海城的知青。海城嘛大城市……”

“我在海城结交过不少棋友。”彭星跟上他的脚步说。

“哦……哦。”查淡停下来，看看彭星。

彭星感觉自己话多了，他先是怕查淡自恃身份不愿意与他下，此时又怕查淡退缩不下了。毕竟他是抗命不去泥炭工地，又远路搭了车来县城的。

查淡家在一个小巷里，连排的旧楼中的一栋。走进楼里，那环境、那摆设、那气息，彭星仿佛一下子回到了海城人家。海城棋手却少有这样安静与宽敞的所在。

查淡一个人生活。看他的脸色黄中带黑，彭星感觉像海城一位有肝炎的邻居大叔。旧楼的下层房里，有点暗蒙蒙的，摆设简单，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很合彭星的胃口。

“过来过来，坐下坐下。”查淡面前是一张特制的围棋桌，木板棋盘上放着两盒围棋。围棋桌不高，查淡坐在一张竹靠椅上，棋盘的另一头放着一张竹凳。彭星许多日子没见围棋了，心像跳高了一下，一屁股坐到竹凳上，伸手就去拿棋盒，想尽快将棋子放到棋盘上去。查淡只是静静地看着他的动作。

“你真的是来下围棋的吗？”

“是，是。”彭星答。

查淡站起来，伸过手来，像这才承认对方棋手的身份。彭星跟着站起来，握着对方薄而暖的手掌。握手仪式确定了他们的棋友关系。

“你知道，我下棋是有规矩的。和我下棋，一盘两盘是不下的，要下就得下十盘。你不是下过一盘就走的吧……十盘看输赢，显出实实在在的水平，才不是野路子……一盘两盘都有运气。”

十盘！彭星没想到会如此大过棋瘾。

“下五天，每天两盘……快棋无好棋。”

“一般人到我这里来，我是不下的……本县里的，我也是不下的。你虽然是本县的，但是从大城市里下放来，我就与你下……不过与我下，要从我的规矩。”

“你可以住在我楼上，和我一起住……楼上有两张床……在我家里你可以很随便，我不喜欢太认真……不过我下棋是认真的。”

彭星只顾点头，这里有棋下，有地方住，其他什么都可以不管了。彭星感觉这个查淡看上去冷冷的，内心如同他的薄手掌一样暖和。

彭星大喜过望。这一刻他是最幸福的，是他的梦境中也从来没遇到过的情景。能痛痛快快地下五天的棋，对手接待过许多棋友，棋艺不可能太差。就是水平不高，也可以接受，不过是做几天下棋的老师吧。

查淡伸手往棋桌下摸索，棋桌是自制的，下面是个柜子。查淡开了锁，从柜里拿出了几张纸来，上面排着油印的字。

“下棋要下慢棋，就像比赛……和我下每一盘都应该是比赛……”查淡口音很重，是那种夹杂乡音的县城官话，“成绩要记录下来……你大概没比赛过……什么时候下的、谁输谁赢、输多少赢多少，都要记下来，要两个人签名。这就是比赛的规矩……”

彭星对眼前的查淡肃然起敬，心里有一种激动。他学棋以后，想报名比赛时，运动开始了，一切体育比赛也停止了。对下棋如此认真，彭星还从来没经历过。

查淡把油印纸向彭星推过来。纸上第一行中间写着：下棋公约。下面写着友谊比赛、不从事赌博、不纠结胜负、共同提高棋艺等等的字样，接下来空着两条下划线，是给签名准备的。再下面写着第一盘、第二盘，一直到第十盘。每一盘占一行，每一盘的后面是两条下划线。

彭星突然笑了一下说：“我还是第一次下棋签字。有点像卖身契。”

“什么话！我也在上面签字呢……十分平等……又不是赌博，不涉及任何彩头。”查淡很严肃地说，手伸过来，像是要把纸收回去。

“好好好。当然签。现在签，输赢都签。”彭星赶忙在纸上签了字。

查淡又递过一张纸，上面一样是油印的字，纸上第一行中间写着：下棋规则。下面写着几行字，如落子无悔、黑棋先行，等等。

彭星正在看，查淡伸头过来说：“下十盘，你只要赢一盘，就算你赢了。”

彭星认为查淡的口气太大了，生出了一种被侮辱的感觉。

“这里我都写着的……你要让我一子，怎么让由我。”

彭星心绪就像过山车，一下子要抬眼望高，一下子又要俯眼看低。只有棋力悬殊，才有把握盘盘都胜；而让一子也就是让一先。先下黑棋的，棋下完后，数子时要贴回对手五目半。棋力相差大时，输赢都在五目半之上。棋力相当的，五目半分量就大了。

彭星在心里对查淡棋力的估猜变了几变，先想到他擅长布局走细棋的，只要相差五目半，他就有把握盘盘胜。然而却见查淡指着纸上说：“你看这儿……你让我一子，我会贴回你十一目。”

彭星心里又是一颠。倒贴十一目，这么沉重的贴目负担，不是白棋让黑棋一子，而是黑棋让白棋一子了。想查淡不过就是要占黑棋先行，竟不惜倒贴十一目，肯定是行大杀大砍的棋，这样的输赢才不会在十目之间，说明他是个搏杀高手。还没下棋，彭星的心七上八下颠了多少次。

开始下棋。查淡捏了一颗黑子，悬在棋盘上，迟迟没放入棋盘。接下去他收了手，又去拿来一块布，把棋盘擦了擦，似乎画在棋盘上的黄色经纬线更分明了。查淡又捏子凝定了一会儿，将黑子放到了棋盘的正中，围棋盘横竖有十九道经纬线，正中间的那个点，称之为“天元”。查淡落下棋后，又伸手用拇指与食指捏着棋，轻轻地转一下，像是摆了摆正。以后他每下一步都会这么把棋摆正了，有时他还会伸手把彭星的棋子摆一摆正。

当查淡在天元一落子，彭星便想到，查淡不惜贴十一目棋，就是为了先行争一个天元。凭彭星多年下棋的经验，能断定这是一盘搏杀的棋。简单把围棋分作两种战术，便是搏杀与围空。黑棋天元放了一子，白棋想围中间的空就难了。彭星知道这是一盘难下的棋，彭星初始学棋，与同龄棋伴间进行的便是搏杀，直到投师以后才懂得空的重要。彭星开始喜欢空，但搏杀也许让他更有感觉，下得更更有劲。

冬天的天色黑得早，很快旧楼房里的光线昏暗下来。下棋的两位根本没在意光影，查淡每一步都走得不紧不慢的，彭星摸不准查淡的棋路，也尽量把棋走得很均匀。看得出来，查淡也是很懂棋势的，双方可谓步步为营，各自走得平稳。彭星心想有十一目的贴目，如此下下去便胜定了。

查淡果然求变化了，把棋投到白阵中来，棋一缠上就有搏杀。搏杀争的是气，气紧完了，棋就被杀了。彭星当然不甘示弱，于是黑白棋在盘上搏杀成一团，每一个子都仿佛喊着“杀”。这一团棋就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，终于到紧气吃棋的时候了。长气杀短气，彭星算着一口口的气，算下来自己的棋要多那么一气。彭星看看查淡的脸色，见他依然不动声色，不免有点狐疑，真能把这么大一块棋吃到手？算来算去，应该无误了。接下去，双方一气一气地紧，双方的气越来越少，也越来越清楚。眼见着查淡走了一步，双方都只剩一口气了，该彭星动手了，吃棋总是愉快的，特别是吃一大块棋。彭星心里喊一声“杀”，他不紧不慢地从棋盒中去取子。“杀”！此时彭星似乎听到有一声传进耳来，只见查淡突然拿出一颗子，那是一颗比其他棋子要大的黑棋子，他用劲地把它拍到棋盘上。随后，查淡看了彭星一下，就要动手把彭星整块没有气的白棋子从盘上提掉。

彭星有点瞠目结舌，愣了一会儿，见查淡要动手提子，才想起来叫：“哦哎哎，怎么怎么？”

查淡停了手，把那颗大的黑棋子捏着转一转，放下手来朝彭星望着，眼神似乎不明白地回问着：怎么怎么？

“该到我走，该到我走啊。”彭星带笑地说。

“是该我走的。”查淡指着那颗在盘上显得巨大的黑子说。

“确实是该到我走。”彭星说，“你一连走了两步……要不我们可以复一复盘。”

“是该我走的这一步……说好了的，你让我一子。这就是你让

我的一子。”查淡不动声色地说。

“你先走的黑棋啊……”彭星哭笑不得地望着查淡，似乎心里明白了什么，但还是这么说了一句。他仿佛陷进了一个圈，一下子反应不过来。

“我下围棋当然知道黑棋先行结束数子贴五目半……我贴你十一目半……算起来，是多还你一个子的目数……但我还是说你让我一子……你答应了让的，不信你可以看看签名纸上写好的。”

原来所谓让一子，就是查淡能把这一子在任何时间下出来。似乎他是捏着了一颗大炸弹，在搏杀争气中随时带着呼啸般地扔将下来。

不用看，彭星也记得纸上的油墨字。彭星下过让子棋，让一子、让两子一直到让九子棋都有，让子都让在棋的开局，从来也没有遇到过如此让子的。

彭星觉得不用再下下去了，被吃掉了一大块棋，棋盘上厚厚的一片黑棋。彭星把子往盒里一丢，只顾看着查淡。查淡把那张签了名的纸移到彭星面前说：“你可以复一复盘……没错的话，就在纸上签个名……天不早了，我来弄饭吃……你是难得来的棋友，我应该招待你。”

说着查淡起身去了。屋后有一间在天井里搭的小厨房，封了的煤炉被打开，立刻飘出只有城市才有的煤球味。

查淡毕竟是在饮食店工作的，做的面条滋味很不错，还拌有酱，那酱不是简单的酱，夹有肉末、花生与香菜，熬制出多种味道。

彭星吃得高兴，对输棋也就没什么感觉了。查淡吃饭时不怎么喜欢说话，埋头吃完了，就去收拾。查淡收拾得不紧不慢，把桌子擦了，又扫了一遍地。看得出他做事很仔细，有条有理的。

彭星在乡村里，农活之外，自己的生活是懒懒的，有时脚也忘了洗。

晚饭后下第二盘棋。这盘棋下得很快，彭星不愿与查淡的棋搏杀，因为他要提防连下两步的那一颗大黑子。他尽量拦出自己的一大块空。最后查淡祭出了那一颗大黑子，把黑白交界的一片白棋吃了。彭星的白棋大空被破了，简单点一下目，虽然输得比第一盘少，但也只好投子了。

第二天，彭星醒来的时候，快到午时了。查淡家上层是个矮矮的阁楼，两边搁两张床，人坐在床上便要挨到房顶了。除楼中间老虎天窗透进一片阳光，四围还是阴阴的。彭星下乡后就好像身心总在疲惫中，没睡足这样的觉。

查淡不在，想早已去饮食店上班了。矮阁楼上多少有点沉闷。彭星在老虎天窗下伸直了身体，深呼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。他似乎还没饿，在乡村里一到吃饭时间就有饿感，总像是吃不饱。一到城市他的胃口也就变化了，也许是昨晚面条太好吃，他吃多了。彭星决定出门在县城里走走。

县城与海城是无法比的，就那么两三条略宽的街，连着一些巷子。街上很少有车，见到一些提篮挑担黑红肤色的乡下人，江南的农民在农闲时也闲不了。彭星心想，五天时间，他可以彻底地放松一下。他对自己说，能下棋，能有地方住，能有做得不错的饭吃，他应该是要高兴的。胜负随查淡去，就当陪他玩，何乐不为。

下午回到查淡家里，查淡已经在棋桌前坐着，叼着一根烟，见彭星也没发问。彭星在他对面坐下来，把下面的竹凳移移正，小竹凳光光滑滑的，很结实。查淡落子，还是在天元上。彭星抓起白子就下，也没有什么布局设计，只顾下子。明知有毛病的棋，心想反正他那个大杀器一出，局面都一样。且不管他，爽性连输十盘棋，就在纸上给他签十个名吧。

彭星的棋下得很快，不做太多考虑，这是他下得很松的一盘

棋,反正是要输的嘛。

查淡也很快轻松起来,下昨天两盘棋时,他一直是眼盯着棋盘一声不响的,此刻他一边下棋一边说话:“……棋是有灵魂的,棋是有力量的……”他突然笑了一声;彭星还是第一次听到他的笑,尖尖的,像是从嗓子里咳出来的。接下去,查淡开始哼起了一支童谣,声调是快活的:“……老鹰抓小鸡,哎哟哟,老鹰跑东又跑西……”

“你可有师父教你的?……看得出来是野路子……说来搏一搏,我只需出根小指头……”

彭星不免用了一点心,让查淡多少紧起来,但纠缠之处,料到查淡就要祭出那一颗大黑子的时候,彭星便潇洒地认了输。

查淡眉眼不抬地说:“我还没有遇上那一子没出就认输的棋。”

晚饭烧了一锅的粥。棋局结束得早,查淡有时间慢慢熬粥,熬粥间隙,他把家里打扫了一下。彭星坐的小竹凳断了一根竹片,他不知从哪儿取来竹条重新编上,并打磨光滑。想来,这个竹凳便是他编制的。这日常琐事他做得不紧不慢,嘴里哼着,似乎哼得快乐。

粥不稠,桌上放着一盘腌菜,像乡下人吃的伙食。彭星心里不由想着,既然是玩,也得给对手一点难度,不能让他小看了。

晚饭后,下第四盘棋。彭星动了点脑子,只是为了避免查淡的大黑棋落下来吃棋,彭星走了不少加固的棋,也不敢放手搏杀。

查淡又开始哼起小调,是那种带点戏谑的乡村小调。查淡的嗓子不行,调子却哼得准,很有点味道。

眼看着又是输,彭星感觉没意思透了,放下子来,说:“赢棋有意思吗?”

查淡默默地看着彭星。彭星以为他在品味自己的话意,也就微笑着迎着他的眼光。

查淡说:“人活着有意思吗?”

彭星在田里拄着锄头看着日落的时候,倒是想到过:人活着有